

论民族歌剧《沂蒙山》选段《爱永在》的艺术价值与沂蒙精神

张艺

原四川交响乐团，四川成都
DOI: 10.62836/ssr.v3n4.1376

摘要：民族歌剧《沂蒙山》以抗战日战争时期沂蒙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侵略者为背景，刻画出以崖子村村民海棠为代表的沂蒙人民舍生取义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讴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英雄赞歌，是一段齐鲁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史缩影。《爱永在》作为民族歌剧《沂蒙山》的核心咏叹调，是男主角林生情感与全剧内核精神的核心诗意表达。本文剖析该选段在人物塑造、戏剧结构、音乐创作、及艺术作品里藏着的深层精神内涵和情感味道上的美学意蕴和艺术价值，探讨其如何通过艺术呈现的形式诠释沂蒙精神的核心内涵。《爱永在》实现了艺术性与精神内涵的高度统一，为新时代民族歌剧传承红色基因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民族歌剧；《沂蒙山》；《爱永在》；艺术价值；沂蒙精神；林生

On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Aria “Love Endures Forever” from the National Opera “Yimeng Mountain” and the Yimeng Spirit

Yi Zhang

Former of the Sichuan Symphony Orchestra,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united resistance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the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he ethnic opera Yimeng Mountain portrays the heroic images of the Yimeng people represented by Haitang, a villager from Yazi Village, who sacrificed themselves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t sings a heroic ode to the Yimeng Spirit of “inseparable bond and sharing life and death”, and is a microcosm of the moving Anti - Japanese War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Shandong. As the core aria of the ethnic opera Yimeng Mountain, Love Always Remains is the core poetic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of the male protagonist Lin Sheng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whole pl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and artistic values of this aria in terms of character portrayal, dramatic structure, music composition, and the deep - seate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and emotional flavors hidden in the artistic work. It also explores how it interprets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Yimeng Spirit through artistic presentation. Love Always Remains achieves a high - level unity of artistry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providing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ethnic operas in the new era to inherit the red gen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national spirit.

Keywords: ethnic opera; Yimeng mountain; love endures forever; artistic value; Yimeng spirit; Lin Sheng

1 绪论

民族歌剧《沂蒙山》凭借其浓郁地域特色、深刻思想内涵、与精湛艺术呈现，成为里程碑式作品[7]。该剧通过海棠、林生、夏荷、孙九龙、赵团长等人物，再现沂蒙山军民情深、水乳交融、浴血奋战的历史，生动诠释党群同心、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6,9]。咏叹调《爱永在》作为男主角林生的核心唱段，被流传广泛传唱全国，成为解读全剧乃至沂蒙精神的关键核心文本[8]。对其进行系统探索研究，有助于揭示艺术如何以“以情动人”承载和传播弘扬民族精神。

目前学界对歌剧《沂蒙山》研究多集中在整体创作特色、人物形象和音乐风格上面，对《爱永在》专题深入探讨相对不足，对其作为“戏眼”与“魂点”的双重功能挖掘尚浅[6,8]。本文综合运用音乐本体分析、戏剧情境分析等方法，揭示《爱永在》如何实现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的深度融合统一。

2 《爱永在》的戏剧坐标

歌剧《沂蒙山》共6幕，40个唱段，时长超过150分钟，歌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大青山突围、渊子崖保卫战等真实事件为背景[2,9]，沂蒙百姓与子弟兵同生同死，随时能拿命换命的鱼水之情，书写了一部气势恢宏、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英雄史诗。全剧从海棠与林生婚礼开场，喜庆婚礼被炮火击碎，女主角海棠出嫁当天遇上日寇来袭，喜酒成了壮行酒。日寇进山搜查伤员，海棠的舅舅孙九龙顶替伤员站了出来掩护伤员英勇就义。海棠为保护八路军后代牺牲自己的孩子，海棠让自己4岁的儿子小山子去引开日寇，小山子饮弹而亡；战争即将胜利，回到村里的八路军，却带来林生已经牺牲的消息[2]。个人命运与家国存亡紧密交织家国一体，凝成沂蒙精神“水乳交融、军民情深、生死与共”的内核。

林生是男主人公全剧灵魂人物。他从山东沂蒙崖子普通山村青年成长为八路军战士，情感弧光完整：从新婚柔情，到国难担当，再至毅然参军、壮

烈牺牲，是“平凡人成就不凡牺牲”的艺术典型将生命与爱情献给家国大地[6]。他的爱是复合递进的，既有对妻子的眷恋，更有对家乡父老的挚爱，最终升华为对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

《爱永在》出现在林生参军前夕与海棠话别时，是面临生离死别的情感总爆发[8]。戏剧情境充满张力：一面是新婚的甜蜜与憧憬，一面是战火的残酷与未知；一面是不舍，一面是责任。林生将个人小爱深埋，以大爱踏上征程。咏叹既是对妻子的告白与宽慰，更是从“小我”走向“大我”的精神宣言。

3 《爱永在》的艺术价值多维透视

3.1 音乐本体：旋律与结构的完美交融

《爱永在》旋律的戏剧性起伏与歌词情感演进严丝合缝[4]。A段（呈示段）从“从山里，望山外”到“飘进暖暖心怀”，旋律悠长、叙述性强，以级进和舒缓节奏勾勒对家乡的眺望与思念，奠定深情基调。B段（对比段）从“我已听见号声响”到“此刻倚马可待”，节奏密集，音区攀高，伴奏加厚，情绪由回忆转为激动，形成强烈戏剧对比。再现段由“你的方向，梦的方向”开始，旋律综合A段主题素材，以更辉煌、坚定的方式再现，在“爱永在”中收束。

作品化用戏曲板式手法，从散板的如泣如诉，到行板、中板的叙事抒情，再到高潮处紧拉慢唱的磅礴张力，外化人物从犹疑、挣扎到坚定昂扬的心理历程[1]。音乐深植山东民间元素，将《沂蒙山小调》音调动机进行创造性吸收与重构，实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5]。

3.2 戏剧结构：从抒情到明志的飞跃

选段清晰呈现“诉情—明理—言志”三个层次[8]。第一层“诉情”，以“多想回到从前儿时两小无猜”等歌词将个人情感渲染到极致。第二层“明理”，当唱出“我已听见号声响，你会看见旗帜扬”“你的花衫，我的军装，一同抖落尘埃”时，爱开始指向舍小爱为大爱。第三层“言志”，通过反复咏唱“你的方向，梦的方向……不徘徊，

爱永在”，将淬炼后的爱升华为超越生死的永恒信念。音乐动机、节奏与力度的协同，推动林生完成从个人情感到集体责任再到信仰高度的精神攀登。

3.3 人物塑造：个体生命与家国情怀的共振

《爱永在》从最柔软、私密的个人情感切入[6]。林生首先是有血有肉、深爱妻子的丈夫，痛苦与不舍真实动人。正是这种真实的人性描摹，使后来的抉择格外有分量。作品展现“小爱”与“大义”在内心深处真实博弈的过程，让观众亲历抉择的艰难与壮美。英雄是凡人，因抉择而伟大——这是该唱段最深刻的美学贡献。

3.4 美学意蕴：壮美与柔美交织的意境

《爱永在》将“柔美”的夫妻缱绻与“壮美”的英雄慷慨熔于一炉[3]。开篇是月光下的低语，意境含蓄；随着情感发展，音乐织体变厚，意境逐渐开阔、崇高，最终呈现悲壮与决绝之美。这种由柔转刚、由小及大的处理，暗合中国传统美学阳刚与阴柔相生相济的境界。作品通过林生个体的牺牲与超越，营造崇高的悲剧美感——观众在落泪的同时，被精神升华所震撼和净化，获得道德洗礼。

4 《爱永在》对沂蒙精神的诠释与传递

4.1 “爱”：从儿女情长到无疆大爱

《爱永在》的核心词眼是“爱”，也是解锁沂蒙精神的密钥[9]。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共同生活、战斗、牺牲所凝结的深情厚谊。参军前夜，林生站在沂蒙山间，回望家乡山水和心爱妻子，内心百感交集。他对海棠的爱具体可感，对家乡、人民、军队的爱则是这种情感的延伸与升华。当唱出“爱永在”时，所指认的爱已是多重主体共鸣的复调概念：既有对妻子的承诺，更有对信仰的坚守。作品以儿女情长为渡口，将观众引向无疆大爱的汪洋，诠释了沂蒙精神“生死与共”的情感底色[9]。

4.2 “永在”：牺牲精神与乐观主义的统一

“永在”赋予爱以历史纵深和超越维度，林生

此去极可能永别，但咏叹传递出坚定信念：以水流长远为意象本源，指代超越物理消逝的精神存续或存在状态的无限延续，既包含时间维度的无终止，更蕴含价值维度的不可磨灭。爱是永恒的，不因肉体消亡而消逝。沂蒙军民在巨大牺牲前展现的顽强意志与乐观精神，源于相信牺牲有价值[9]。《爱永在》高潮部分音乐的辉煌与歌词的坚定，共同宣告：肉体牺牲换来精神永生，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个人小我融入家国大我，个人小爱融入历史洪流而获得不朽。以艺术为载体它将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精神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听众，建立深层情感连接。

4.3 艺术表现与精神传递的同构

《爱永在》感染力巨大，在于其本身即是沂蒙精神内核的直接呈现[4]。旋律中由低音区向高音区奋力攀升的音程旋律走向，如同精神的飞升与超越；伴奏持续涌动、层层递进的音流，象征不可阻挡的人民团结一心的力量；结构上由“私语”到“呐喊”的戏剧性刚柔并济，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是“小我”融入“大我”精神辩证法的声音外化。形式不仅是内容的载体，形式本身就是意义生成的关键路径。沂蒙精神的核心价值——团结、信念、奉献——在审美的沉醉中被转化为内在信念。

5 结语：《爱永在》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爱永在》以精湛艺术笔触，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将战火中的爱情绝唱升华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史诗[8]。它在音乐上实现抒情性与戏剧性的交织、民族音乐元素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在戏剧上成为人物蜕变与生命之火再度升华的关键枢纽；在美学上营造柔美壮美意象的交织、悲剧崇高并举的深远意境。这些创造最终指向对沂蒙精神核心内涵的深情诠释与有效传递，需要从理论深度、情感温度与实践广度三个维度展开。

该选段为当代主旋律创作提供的启示是：诠释精神的最佳方式不是概念堆砌，而是回到“人”本身，挖掘和展现人性在特定历史境遇中最真实、最

动人的光芒，凡人微光，最是动人[7]。当观众为林生的“爱”潸然泪下时，沂蒙精神便化为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鲜活精神力量。这正是《爱永在》超越歌剧选段本身的深远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 [1]栾凯.歌剧《沂蒙山》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实践[J].人民音乐,2020(3):18-21.
- [2]王晓岭,李文绪.歌剧《沂蒙山》剧本创作谈[J].剧本,2019(10):52-57.
- [3]居其宏.民族歌剧创作的美学建构——从《白毛女》到《沂蒙山》[J].音乐研究,2021(1):5-16.
- [4]李吉提.歌剧《沂蒙山》的音乐结构力解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2):3-14.
- [5]徐天祥.山东民间音乐在歌剧《沂蒙山》中的当代重构[J].齐鲁艺苑,2020(4):8-13.
- [6]孙涛.论《沂蒙山》的人物形象塑造与沂蒙精神表达[J].艺术评论,2021(6):35-42.
- [7]于海.从《沂蒙山》看新时代民族歌剧创作的守正创新[J].中国文艺评论,2020(9):82-90.
- [8]胡薇.歌剧《爱永在》唱段的戏剧功能与演唱处理[J].歌唱艺术,2021(11):22-28.
- [9]张非.沂蒙精神的形成、内涵与时代价值[J].山东社会科学,2019(5):12-19.

